

材料学院 姜旭 / 摄

我的朋友说我有“浪漫过敏症”，对浪漫的事物无动于衷，把惊喜弄成惊吓，把欢快弄成尴尬……我听完她的“痛斥”，只能愣愣地挠着头，搪塞过去。

其实我是懂别人心意的，但貌似不懂如何恰当的表达，我想这与我从小长大的环境有关。“爱”这个字，在我的记忆里貌似只有在婚礼现场、小说情节、老师教诲的时候才出现。每当提到爱，我首先想到的是害羞躲避，我认为明目张胆地说爱，这是一件肉麻的事情。其次，爱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我身边的人都不爱说，包括我父母。

不说爱就是不爱吗？我认为不是。

我看网上有评论说：“山东人对待外人有种天下相亲相爱的热情，对待家里人有种永远不挑起话头的内敛。”

这句话让我不由得想起我的父母。我的母亲要是在外面遇到熟人，不管是冰天雪地的腊月还是骄阳似火的六月都能聊上半天，万一要是遇到那些不常见的亲戚朋友，聊的时间只能更长。我的父亲在酒桌上觥筹交错、侃侃而谈，回到家只说那么一两句话：

“知道了。”

“嗯。”

“等一下。”

给人一种两个人不熟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两个“不熟”的人生活一样充满着爱。

在我的家里，母亲严厉，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父亲很佛系，经常丢三落四，自从他的财政大权被母亲收回之后，他在我面前更加没有话语权，但是我们两个关系反而更好。某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电视里放着《新闻联播》，父亲忽然说了一句：“转我三千块钱吧，有点小事。”

我母亲看都不看他，说道：“没钱。”

父亲疑惑地说：“嘿？怎么会没钱？我工资卡都在你那里……”

母亲没理他，吃完饭就去阳台上洗衣服。

父亲站起来说：“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然后又坐下。话没说完，声音越来越小。

文法学院 夏金融

“老孙你酒量不行啦！不跟之前一样啦！”

我父亲朝我摆着手笑着说：“我孩子都这么大了，跟年轻时的时候不一样了，哈哈哈哈……”

父亲的同事说：“胡说八道，你脸都没红！”

我开着车回去，父亲在副驾驶上看着我：“没想到你开车这么稳。”

我笑着看着他说：“没醉为什么装醉啊？”

父亲像个小孩一样耸耸肩嘟着嘴说：“不装醉得吃到晚上。”

我笑了一声，忽然有个想法。一脚油门踩到商场，父亲上了“贼车”怎么可能轻易下来。

到了商场的停车场，我跟父亲说：“老头子，别装睡了，下车去给我妈选个镯子吧！”

父亲惊慌地瞪大眼睛说：“我哪有钱？别说镯子，咱俩身上加起来的钱够买包糖吗？”

我笑着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最近小赚了一笔没上交，

超越

数学学院 赵秋兰

越在乎越难越
越别扭越陷落
就像扑火的飞蛾
飞向死亡的决绝

明明是洁白的雪
偏偏偏扶的是污浊
明明是向着太阳开的花
背阴处却有乌黑的果
我们终日辛劳的奔波
一眨眼天地巨变人心变色

不甘过去几十年的付出终究化为了泡影
心痛曾经和谐的一切变成风里的黄沙
徒留下悲情的我在世间求问挣扎

这世界 在我眼中不断地变化
奈何我 只能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努力地 把那颗心好好地珍存
待明日 依然可以春风里笑靥如花

就算 一切随风飘散再无法复原
至少 我曾经得到过
曾经被爱过
曾经相信过
曾经盼望过

锤子敲碎的
冷漠冰冻的
苛责伤害的
怨恨捆綁的
把他们全都埋在土里
等待他们发芽

我也是一粒种子
曾在春风里歌唱
在阳光下成长

冬日的严寒吓不倒我
我在枯枝上忍耐煎熬
等待有一天蜂蝶如梭

痛苦的日子里
别忘了歌唱
焦虑的日子里
别忘了诉说
被冷落的日子
别忘了成长
煎熬的日子里
别忘了爱

爱是隔空的拥抱
爱是狂野的温柔
爱是心头的烈火
爱是缠绵的歌

我像一只被捆绑的鸟
对着高空大声地鸣叫
但愿这苍茫宇宙
能有谁为我解开枷锁

离退休工作处 孙宗仁 / 作

还记得初冬时，天气骤凉，树叶纷纷凋零殆尽，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淡淡的萧瑟。院落边上的那片竹林，依然恣意挺立着。微风吹过，那片沙沙的竹林仍是浓浓的橄榄绿色，给人一种不同的感觉。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竹子被视作为一种吉祥的象征。爆竹声声辞旧岁，绿色的竹子与红色的爆竹相映成趣，寓意竹报平安、岁岁安康。许多古代建筑和工艺品都以竹子为原材料或装饰元素。这些建筑和工艺品不仅美观大方，更蕴含着一种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情感。

据《竹谱》记载，竹子在最初的几年里，成长是非常缓慢的。然而，从第五年开始，它就像被施了魔法，仅仅用六周的时间，就能长到十五米高。前几年的时光，它的根系在土壤深处不断延伸，汲取着每一滴珍贵的水分和每一分难得的营养，为破土而出、拔节向上的那一刻积蓄力量。

我想，扎根，是竹子生命的起点，也是它日后挺拔向上的基石。它不断地向上生长，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生命的无限可能。此时，一句话在我耳畔回响不绝，“每个优秀的人都是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回报的日子，我们把它叫作‘扎根’”。所谓的扎根，指的是那段默默努力的时光。那段时间，我们为了追求梦想和目标，付出了很多辛勤的努力，却得不到立即的回报。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充满了迷茫、挫折和孤独，然而也是我们人生宝贵的经历，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学会了坚韧不拔，磨砺了意志，铸就了更有韧性的自我，也在一步步地向上拔节生长。

到了每年的三四月份，竹仿佛听到了大地的呼唤，悄然间，竹笋破土而出，以惊人的速度向上生长。伴着日光的滋养和雨露的润泽，竹子开始了它那标志性的拔节生长过程。每一节的拔高，都是对生命力的颂歌，对环境适应与挑战的积极回应。这不仅仅是竹子本身的增长，更是内在力量的积累与释放，象征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在竹林间，我们似乎可以听到竹子拔节时那细微却充满力量的声响，那是生命向上的乐章，激励着每一个人，去追寻自己心中的远方与梦想。竹子，以其独特的生长方式，展现了大自然中坚韧不拔的生命奇迹。

在文人墨客的眼中，竹是一种品格高洁、有气节的象征。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以竹为友、以竹为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和画作。竹子所蕴含的那种精神和意境，给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使他们得以恣意挥洒，字里行间无不浸润着竹子的风骨、昂扬不屈的精神以及独特的魅力。

在中国古代寺院一隅，竹子也总是静静伫立，竹林是僧侣们修行中的不可或缺之地。寺院里，不乏“扫地僧”这种看似平凡的修行人，他们日复一日地清扫着院落，也在这一简单而重复的劳作中，践行着“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的修行之道。其实，“大道至简”，真正的智慧与力量，往往蕴含在最质朴、最平凡的生活之中。这些竹子以其坚韧不拔、虚怀若谷的品格，陪伴着他们修行学习，影响着他们。

在历史的长河中，竹子与许多革命故事和其中蕴含的革命精神息息相关。20 世纪 60 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杭州登丁家山，因没有带拐杖，就用一根附近农家砍的竹子做成“简陋”的竹拐杖。后来，这根从野外带回的竹拐杖一直陪着他，或是在中南海散步，或是重返革命老区，或是外出视察。甚至，在越南主席胡志明访问中国时，想用

王彬堂

自己精致的拐杖与毛主席交换以资纪念，也被他婉拒了。

我们无法走进伟人的心里，无法窥探他深邃的思想，但或许是因为，在蜿蜒崎岖的爬山过程中，在细致入微的视察途中，只有这根竹拐杖始终陪伴着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步步坚实地向前行走，不离左右。毛主席目光所及，心中所想，不仅仅是脚下的山路，更是中国革命一步步从艰难困苦中崛起，走向辉煌成功的壮丽图景。从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的新时期，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革命历程。通过这根竹拐杖，我们仿佛能感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这一过程中倾注的深厚情感。这根竹拐杖铭刻着他漫长的记忆，带着深刻的历史烙印。虽然看似普通，这根竹拐杖被时间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者，静静地诉说着那些不朽的故事，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后人铭记那份坚持与奋斗。

正如《井冈翠竹》一文所描述的那样：“井冈山 的翠竹啊，你是革命的竹子！你永远那么青翠，永远那么挺拔，风吹雨打，从不改色；刀砍火烧，永不低头——你是英雄的井冈山的象征。”在那艰苦的年代里，井冈山的竹子成为革命者们那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精神的象征。每当我踏入井冈山那片神圣的土地，开始革命传统教育之旅，我的心灵总会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深深触动，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里不仅有硝烟弥漫的战场，更有无数青年学子怀揣着对光明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憧憬，汇聚在这片热土上，接受着思想的洗礼与意志的磨砺。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一个又一个班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培训着一批又一批同样满怀激情与信仰的学员。他们带着对知识的渴求而来，怀揣着坚定的信念离去，如同这片竹林中的每一株翠竹，在风雨中拔节生长，不断向上，生生不息。

走进密林深处，当身心完全融入竹海之中，你会发现，竹子自身其实并无言语，但观者的心却每每为之动容。正如鲍勃·迪伦所言：“大多数人只是被雨淋湿，只有少数的人感知到了雨。”在竹林中，多数人或许只能看到竹子的形态之美，而真正懂得欣赏的人，却能透过这些绿色的生命，感受到蕴含其中的历史文。

春天，人们纷纷前往江西婺源，只为那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海；秋天，北京香山的红叶又成了无数人心中的向往。然而，当白雪覆盖大地，校园一隅的竹林或许会呈现出另一番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银装素裹之下，竹子更显其高洁与坚韧，在大自然的美丽画卷中，静静地诉说着生命的力量与不屈。